



●陳楸帆表示，與AI的深度對話可以激發我們的哲學思考和文學創作。

●王威廉認為，AI為我們重新理解文學提供了重要契機。

在AI生成文本席捲商業文案及網絡小說的今天，算法的「創作」已不再只是技術實驗，而成為一場對文學本質的叩問：如果機器能產出觸動人心的故事，文學是否仍是人類精神的獨佔領域？這場靜默的革命，正迫使作家們重新定義創作、作者與讀者的關係。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訪問了科幻作家王威廉和陳楸帆，從多元視角剖析AI如何重塑文學的基因——當人類的感性與機器的理性相互滲透，是文學的終結，還是新流派的誕生？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

●野未來

AI與文學的生死辯證

陳楸帆×王威廉

探討人機共生創作新範式

AI浪潮正深刻重塑着各行各業的發展格局，為何我們要特別聚焦於探討文學的存續與未來？對此，兩位作家指出，自今年年初DeepSeek問世以來，華語文學界經歷了劇烈震盪，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文學本質提供了重要契機——AI這個「他者」的出現恰如一面鏡子，促使我們直面「人何以為人」的終極命題，文學的生命力不在於提供標準答案，而在於持續追問那些關乎人類本質的難題。而人機共創的新範式也並非簡單的工具輔助，而是人類創作者將在與AI展開的深度對話中，突破個體經驗的局限，探索文學的更多可能性。

當AI會寫作，人類寫什麼？

王威廉分享自己曾進行實驗性創作，讓DeepSeek生成小說片段和詩歌，其表現令人驚艷。「這確實引發了強烈的文化焦慮，但同時也為我們重新理解文學本質提供了重要契機——讓我們得以突破對文學的刻板認知，擺脫以往局限於語言修辭的表層理解。」他強調，在AI時代，「好詞好句」已不再是稀缺資源，即使是寫作基礎薄弱的普通人，也能借助AI將自己的故事生動呈現。「AI並不具備自主創作能力，它始終是在人類指令下按照既定模式生成文本。這種創作與人類鮮活的經驗世界始終存在距離，本質上只是對人類既有經驗的歸納與重組。」

基於這樣的認知，他呼籲寫作者應當更加珍視自身獨特的生命體驗，堅守創作主體性，同時夯實人文與科學素養的基礎訓練，「唯有如此，才能培養出真正的問題意識，與AI展開有價值的對話。」他相信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經歷，若能將AI視為創作夥伴，反而能促進個體形成更深層的自我認知。展望未來五到十年，他預言人類文明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變革。「許多專家都預測過，AI帶來的影響才剛剛開始顯現。當下我們如何建立與AI的相處之道，如何構建人機倫理框架，都將深刻影響未來文化空間的塑造。」

他特別指出，文學界對AI的反應還是相對滯後：「現實已經升級為2.0甚至3.0版本，但很多作家仍在書寫過去傳統意義上的現實，未能及時回應這個已發生巨變的新時代。」在他看來，AI技術的發展也為文化重構提供了全新可能，如今每個人都能借助AI創作，亦使我們得以重新梳理和整合文化資源。「過去互聯網上充斥着碎片化的垃圾信息，而

現在，AI技術正將這些『垃圾』轉化為寶貴的創作素材。我們更要跳脫固有的學科限制，用文學來做一些更宏大的事情。」

當AI模仿你，你如何突破？

陳楸帆2021年與人工智能專家李開復合著的《AI 2041》一書，因其對AI發展的前瞻性思考而持續引發廣泛關注。他對AI始終保持着理性而樂觀的態度：「我們無法改變AI到來的速度，既然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，我們更應該主動去理解它、掌握運用它的方法。」但他也指出，當前社會對AI的討論仍局限於傳統思維框架之中。「人類面對一個既像自己又非己類的存在時，本能地會產生恐懼和抗拒心理。正因如此，才會普遍存在AI奴役人類或機器叛變等負面敘事。」由此他建議：我們不應被這些恐嚇式的AI想像所束縛，而應該開拓思路，

構想更多元化的人機互動模式。在他的未來圖景中，人類與AI將建立起積極的共生關係，在AI助力下，人類社會將邁向更為美好的發展階段。「雖然有人會覺得依賴AI的年輕人會變得更消極躺平，但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主動去迎接挑戰，積極尋找自己的主體性。」

如今AI創作大賽蓬勃發展，陳楸帆預測未來或許還會有文學類、詩歌類的AI比賽，甚至可能因此衍生出一個全新的文學流派。但他特別強調：「最核心的關鍵始終在於人類的主體性，歸根結底要追問自己的寫作初衷是什麼。」他說，即使使用相同的AI工具，不同創作者最終呈現的作品也會千差萬別，因為在與AI對話的過程中，創作者會不斷調整故事的發展方向，這些選擇恰恰體現了每個人的獨特性。他透露自己在創作時常會與AI進行多輪對話，這個互動過程成為激發深度思考的重要途徑。

「為了不陷入AI的套路，我必須在寫作中做出一些突破。當AI在與我的交互中慢慢變得更像我了，它生成的東西有時會與我本來的構思很接近，這時我就會警惕，是否自己已經陷入了一個重複的套路，從而思考如何去突破。」

他坦承近期的幾篇作品都是在這種自我挑戰的過程中完成，這種人機協同的創作模式也將成為他未來持續探索的方向。對他而言，AI如同一位誠實而客觀的創作夥伴，通過持續對話幫助他不斷打磨作品。AI還能從多元評價視角出發，揭示作品中潛在的問題，為後續修改和提升提供寶貴參考。

直面數字時代的靈魂叩問

作為科幻作家，王威廉與陳楸帆早已在過往作品中探討科技對人類精神世界的影響。例如王威廉在小說集《野未來》中探討了GPS技術對生活和回憶的影響，屏幕對人與人真實聯結的破壞，記憶備份對記憶真實性的篡改，信息汪洋對情感和體驗的損害……他透露下一本小說集或許將名為《黑匣子》，「故事將聚焦我們這些生命體在當下時代的困境。古人如果情緒不好，會修行、養心、讀聖賢書，或者會找個安靜的地方隱居起來慢慢療癒；而現代人有了心理障礙，或許會被送去醫院，未來醫學可能會直接針對我們的心靈採取措施。」他坦言當代人的靈肉關係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革，為此他在寫作時常與AI探討這方面的問題，「我會直接詢問AI某些領域的前沿知識和學科細節，這對寫作的幫助很大。」

而在陳楸帆的長篇小說《利海》中，有一個引人深思的情節：AI將東方傳統哲學智慧轉化為遊戲關卡，玩家必須通過提升自我認知與思想境界才能通關。對於故事中的青少年主角而言，這不僅是一場遊戲，更是一场關於生命意義的探索——她必須在虛擬世界中領悟這些古老智慧與現實人生的深刻連結。「這也是當下的一個重要課題，為什麼我們今天還在研讀這些千年經典？它們與現代人的生命經驗究竟有何關聯？建立這種意義連結至關重要。哲學思考已經作為基礎訓練語料進入了AI數據庫，這些關於存在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將是決定AI未來走向的關鍵。」當古老的智慧照亮當下每一個真實的困惑，人類或許會在數位迷宮中重新發現那些被遺忘的生命答案。

觀點

提升自我認知 甄別AI幻覺

近年在香港高校任教的陳楸帆發現，學生交上來的創意寫作功課中AI生成的痕跡愈來愈明顯。「因為我太熟悉AI創作的風格，只要看得足夠多，其實很容易判斷出來。」今時今日，其實我們對人類創作者的要求愈來愈高，怎樣才能寫出一個AI無法生成的、更新穎的結構？他表示會要求學生在課堂上講述自己從出世至今的重要人生節點，包括家庭情況、求學經歷等，「我會根據學生們的人生經歷以及講故事的方式，分析其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敘事角度，從而幫他們建立起一個元認知的維度，使他們跳出原本的框架體系來反觀自己。這



●陳楸帆曾在香港都會大學主講「創想工程：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創意未來」，探討人工智能對創意寫作的影響。

香港都會大學供圖

是AI現在還做不到的，它沒有這種元認知的能力，這是人作為一個高等智慧生命才有的一種能力——跳出來，反觀自己的不足，才能做出改進，從而不斷提升。」

王威廉直言不諱，AI創作始終存在「幻覺」風險，需要使用者保持清醒的判斷力。「這些幻覺也是我們固有知識的一種體現，AI與世界

之間沒有實踐的產物，所以它有很多幻覺。隨著模型的進一步完善，幻覺可能會被無限壓縮，但它始終存在。人類不可能無限限制地去信任一個AI，我們的知識儲備和學習能力要在AI的基礎之上進行提升，才能更好地去甄別和改變它的幻覺。」

九段理江：我知道AI的邊界在哪裏

當日本文壇最高榮譽之一「芥川龍之介賞」第170屆得主九段理江公開承認，其獲獎小說《東京都同情塔》中有5%的內容直接由ChatGPT生成時，文學界與公眾的爭議驟然沸騰。面對「AI顛覆文學」的批評，她平靜地表示：「《源氏物語》經歷千年仍未被時代淘汰，何以認為文學如此脆弱？過去30年我都活在沒有AI的時代，我知道人的創作界限在哪裏，也知道AI的邊界在哪裏。」但她坦言更擔憂「AI原生代」的認知邊界模糊：「當孩子從小習慣用AI解決難題，從而獲得最大化收益，他們是否還能清晰分辨人類和AI的分界線？」

從霓虹燈牌被拆反思文化焦慮

九段理江猶記得年少時首次隨父母來港旅行，香港街頭閃爍的霓虹燈招牌令她印象深刻，如今她亦對香港拆卸霓虹招牌的話題流露出共鳴。「文化遺產的消逝總是令人惋惜，就像AI衝擊下，日語中片假名的與日俱增。」她以用AI為小說中的監獄命名的經驗為例道，「ChatGPT提供的7個名稱全由外來語拼寫，而非日文漢字，AI不會以日文為思考邏輯，而是用新世

代的英文轉做日文的寫法。我開始思考，這是否就是未來日本新一代的價值觀？」

這的確像一種隱喻：年輕世代正用英語思維重構日本語境。據她觀察，日本以片假名拼寫的字詞比例已從三成攀升至四成，「日文很少會出現新漢字，愈來愈多的新字詞都是用片假名拼出來的，作家寫作時也會使用更多片假名。」她由此提出了深刻的語言文化反思：「當年輕世代擁抱新的價值觀時，是否意味着對傳統思維的否定？」在全球化浪潮下，日語不斷吸收外來概



●九段理江稱人類與AI的本質差異，或許正根植於人類與AI俱來的慾望。

念，並以片假名拼寫的方式將其本土化——這種現象究竟是文化演進的自然過程，還是值得警惕的語言異化？「當我們發現某些新價值觀在日語中缺乏對應詞彙，只能依賴英語轉化的片假名表達時，是否應該暫停腳步，思考這種語言變遷對社會認同與思維模式的深遠影響？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。」

未竟的體育場與「5%」真相

當話題回到《東京都同情塔》的創作經歷，九段理江提起建築師薩哈·哈帝（Zaha Hadid）的東京奧運場館提案被否決的往事，「我和編輯聊起，如果薩哈的概念最終建成，東京如今的景象會不會完全不同？」薩哈素來以「未建成作品」著稱，留下許多因難度或成本太高而未能實踐，卻留下深遠影響的「建築」。對她而言，未建成建築和小說亦有共同之處——沒有實際建造，卻能改變人們的想法。於是，她決定寫一本結合建築與語言的小說，而AI的介入也類似——它提供的不是答案，而是「另一種可能」。

九段理江強調那被媒體反覆提及的「5%」主要集中在小說角色與AI的對話段落，也只是個大

概的數字，「如果要深入調查其實很難界定，小說中的很多位置可能都有和AI的概念性關聯。」她坦言，當描寫主角與AI對話的橋段時，她直接採用了現實中ChatGPT生成的真實回應；而在其他創作環節，當AI提供的靈感觸發她的思考時，她會先將這些素材進行藝術加工，經過個人世界觀的過濾與重塑後，再將其有機地融入故事情節之中。

「AI對我來說並不是寫作的必需品，但當創作主題本身與AI有關時，就不可能不用。如果未來有更好的使用AI的方法，我也會嘗試繼續用AI來創作。」她笑稱自己寫《東京都同情塔》時，基本已經用盡了所有能想到的用AI輔助創作的方法，「我已經知道了AI的邊界在哪裏。」而人類與AI的本質差異，或許正根植於人類與AI俱來的慾望。她解釋道：「正是這些慾望推動着我們不斷自我突破、追求成長——我們的身體會自然產生渴望，而渴望又催生新的創造力。AI沒有血肉之軀，也就無法體驗這種源於生命本能的慾望驅動。」正是這種對慾望的感知和回應，讓人類的創造力如此敏銳而獨特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